

中國方志叢書·第九十號

據

清·吳宜燮修黃惠李田壽纂
清乾隆廿七年修光緒五年補刊本

影印

福建省

龍溪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1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龍溪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了解，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屬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荆南八壽徵輯

新增臣谿縣志

西陵文書院藏版

序

有邑必有志所以記風俗之污隆民情之得失政治人物之盛衰凡百脩為悉載於此其關係乎世道人心者非淺鮮矣龍溪為漳附郭邑自承紫陽過化理學名臣前後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婦女出門有文公斗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若誠海濱鄒魯也迨甲子年兵燹以後村愚婦女街市往來或露面不蔽者余曰此事雖小所防甚大故諄諄示禁以期復古之風然教澤未泯者先正之型也文獻無徵者有司之責也溪係七邑首領地方遼濶政事殷煩舊志無存將何以考污隆鑒得失而察盛衰者乎予自履任之初即留心採訪無如求之愈切得之愈難蓋自匪擾以還而散

龍溪縣志

序

一

龍溪縣志

序

二

佚殆盡矣數月後適逢試期諸生雲集予乃廣為示諭有范生登雲者携得乾隆壬午所脩以獻帙多破碎續又得鄭生圭海搜覓一部彙成全書皆前令吳樾菴先生手輯也去今百有二十載板悉被燬恐遲之又久斷簡殘編盡歸寥落亟召手民重鐫焉因思此百二十載後風俗民情政治人物不無或異則守斯土者又不可不知也爰商吳君聯薰施君開昌吳君金榜鄭生圭海魏生森林魏生新德網羅舊聞為之分類增補另編二卷附末以俟後之君子採擇而重脩之是予所深望也茲因奉調銀同命下之日匆匆卸篆謹綴數語倚裝書之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長至日龍溪縣令荆南八十四譚

重脩志書叙

國家守土之官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也顧循其名則易而核其實則難蓋一縣之山川土田戶口錢穀祭祀兵戎人心風俗之大與夫一名一物之纖且悉無一非其所當知而知之顧有難焉者或以一官爲傳舍而不求知或疲神埋照于簿書期會之中而有所不暇知或地當衝要日奔馳于道路風塵自等于

龍溪縣志

序

一

鈴下馬走以爲容悅而視此數者以爲不必知又或以吹毛析髮爲明務察察于閭簷七箸之細婦姑勃諍之微而於其大者反茫然而不能知若是者皆謂之不知不知則尸位而已矣曠職而已矣夫于山海而知其遠近更程至問其阨塞形勢之何者宜屯何者宜守而不知是記里之鼓也于農田水利而知其則例尋丈至問其沃磽之異其植防濬之

殊其施而不知是里魁之簿也且于春秋祭

祀而知禮之儀數於度支散給而知兵之伍符至其精意所存爲承祀詰戎之大綱紀者而不知是巫祝之司尺籍之記也且夫事而不綜古今之沿革原委而考其所以廢興成敗之由則其知之猶有未盡亦無以善其厝注而底于績之成執古以泥今則刻舟而求劍也師今而戾古則膠柱而鼓瑟也余泣邑

龍溪縣志

序

二

三載于茲自揣懵然一無所知適邑之縉紳先生以纂脩縣乘請不禁忻然曰是卽余所以求知之方也三載以來夙夜殫心求一事之知而不得而或者于編摩之下庶幾乎知之乃延諸紳士分隅廂都里廣爲採輯彙送志局州次部居余于案牘勾稽之暇一燈熒熒手自釐訂求知乎闕塞濶鎮之所由險固民數賦額之所由登耗人心風俗之所由漓

樸盛衰

國家大經大法之所以盡善而維于不敝開有一得則稍叅末論蓋卽以所知者垂之志也其採之史籍及學士大夫故老之所傳聞而編之成帙蓋卽以所志者益其知也旣蕝事衆咸慶一方之堂故于是乎成而不知余之惴惴于習焉而不知者且自茲而方始也唐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以善治余

龍溪縣志

序

三

不敢謂脩今日之志卽可以治今日之縣或藉此而稍有所知焉其可矣爰書于簡端以自策云 崑

乾隆歲次壬午冬月龍溪縣令陽湖吳宜燮
敬書



序

嘗聞域中有三大權而史官居一焉
邑之志即邑之史也志願不重哉龍
溪自大同置邑始列職方迄朱子典
牧是邦文教漸摩名儒輩出俗烝烝
向上數百年而未有改矣余於癸酉

龍溪縣志 序

歲奉

命觀察汀漳龍三州駐節於斯即嘗按其
圖籍質以所見所聞有不醇不備之
憾思欲搜羅散失勒成一書而有志
未逮也後以量移臺灣越三年秩滿
天子以余熟悉海疆復

命泣斯土適邑令陽湖吳君有脩志之後

余喜不自勝蓋溪故有志殘缺已久
時事遞更非討論而纂輯之不可茲
變舊例之十二卷今為二十四卷釐
其舛錯增其未備凡有關於天時人
事有裨於國計民生者無不眉列而

龍溪縣志 序

於忠孝節義之流與宦遊之跡流寓
之賢及仙釋藝術之末尤犁然畢具
此非但一方之紀乘抑亦謀國者之
所必稽典金匱石室者之所必采也
吳君有史才評論古今人物是非成
敗瞭然如在目前縣志之脩寔有移

風易俗之意焉余故樂為述而序之
俾後之宰斯邑者撫是編也著計燭
照得免搔刀製錦之譽而生於是邦
者企慕流風君子小人皆學道自泚
以相與有成是余之所厚望也夫亦
吳君之所厚望也夫

龍溪縣志

序

三

昔乾隆壬午歲仲冬之月

特授福建分巡海防汀漳龍等處地方道
仍帶卓異俸滿即陞加四級紀錄七
次甘泉楊景素撰



序

均之為吏詢簿領則弛誦訓故則精此優於學而短於才者也徵前修則愚問案牘則智此習於事而荒於古者也夫用武一切以文守之道猶未盡矧全不留意乎余蒞漳四年徵屬邑文獻有缺有具數與溪大令吳樾菴商榷其故蓋誌乘之作上察疾苦下備蒐羅

龍溪縣志 序

一

譬農有書焉耘鋤芟播可按時布也工有譜焉精勤良窳可眎籍求也雖然難言之矣為邑之道簿書期會錢穀訟獄逋逃一人之身干考成者常一日備况濱海附郭版圖數圻則分并難詳戶口叢雜則客主易亂屢更兵燹而載籍無徵漸遠老成則聞見多舛加以後學拘墟異將聚訟衆心有主同或隨聲為

龍溪縣志 序

二

吏者官非南董事殊筆削欲以厭人情存古道思其蹟也雖然亦願為之何如耳衷裁臆決義無所考事病於斷瞻徇卻顧一無所就義傷於懦耽思旁訊依情切理事協於中君家陽湖鄉先進顧太初高忠憲講學遺風身被其澤自尤令移宰龍溪文章政事卓有風概其緝溪誌也不虛美不匿善不循故轍不矜新裁澄心易氣熟討精思務求其當後已蓋人之所難君之所易自萬歷舊誌及本朝丁酉重脩蹟駁未善者發凡起例不數月煥然改觀洵經術吏治兼長之君子歟夫強以教之悅以安之競絀互用之術也宜之以時進之以古本末相引之端也漳為風節區而溪首七屬君子勁正小人質直談風烈者

莫不誦述徽國稱引安卿以今準古豈時既
遠而澤漸湮歟翼而起之端在余輩有政事
之責者年來思蒐討掌故合七屬搃晰其條
貫網維脩訓型之具卒平未暇去歲澄令安
陽王君成澄誌喜有其端今吳君又成斯誌
予以勤宣德意釐正風俗溥

聖朝之雅化留海國之先型異日或得所藉手

龍溪縣志

序

三

乎會君謂余當有序廼脩列斯事之所難及
余志之未逮者冠其首若夫筆墨馳騁文章

贍逸君宿學高科優為之不庸贅矣

乾隆壬午仲冬穀旦

賜進士出身知漳州府事前翰林院檢討金竹

蔣允焄序



龍溪縣志序

龍溪自蕭梁建邑稱名最古大江南
旋羣山北顧提封四接壤圻交錯地
當閩海奧區夙稱難治我

朝

聖聖相承湛恩汪濊洋溢邊隅凡我蒸黎胥

龍溪縣志序

序

安樂利陽湖吳君作宰是邦越今三

載奉宣

德意以致民和政事之暇復留心於建置

沿革之由山川民物之盛風土人情

之故廼與邑之士大夫訂舊圖新謀

脩邑志既蒞事錄稿於余兼請爲序

余繙閱數過不禁慨然有感也昔

先大夫以康熙丁丑進士出宰是邑

發奸摘伏撫字催科規畫經營拳拳

匪懈余時當幼穉雖得偕伯仲隨侍

官齋而凡所見閱罔窺萬一及解組

歸田溪人士於逾年後裁踐集腋援

龍溪縣志序

序

二

梓相貽曰愛棠集余既長檢而讀之

於以知遺愛在民洵不能忘也昨歲

恭膺

簡命陳臬於茲側聞邑中父老尙有能述

先大夫治行者曩所脩舉如響水橋

日照巖等諸遺跡迄今垂六十年猶

耳目而稱道之逮觀新志當日之實
心實政得與魏線諸公共徵不朽追
維疇昔展卷流連固感慨係之矣至
於邑志之脩溯自大同而後千有餘
載紀乘邈焉洎江君梅谿據前代府
志中分紀二冊推考成書凡十二卷

邑有專志於是乎始吳君更加脩輯
考核蒐羅補遺正舛天時地利典祀
兵戎以逮人物寓賢文辭故實上下
古今釐然大備卷倍於前書不繁重
良史才也舊志不另編名宦并載列
女於方伎仙釋之後昔班孟堅爲循

史列女立傳凡以風示來茲敦崇教
化耳吳君彰微闡幽表揚閭里又從
故老之所傳聞婦孺之所景慕皆置
專門以相興起見誠偉哉余自蒞閩
以來屬邑之因革興除亦嘗廣詢周
諮具知大略惟是夙夜冰兢務期平

允冀以上報

聖恩下承 先訓曩時之教忠教孝如在
目前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吳君勉旃余益知所率循已是爲序
皆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冬月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署理福建布政使

事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三級新建曹

繩柱撰



龍溪縣志

序

五